#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

論議


夔說
鯀說
季子
荀卿
楊墨
老子
莊周二
原性
性說
對難



乾隆御覽之寶

舜命其臣而勑戒之未有不讓者焉至於夔則獨無所讓而又稱其樂之和美者何也夫禹垂益伯夷龍皆新命者也故疇於衆臣而後命之而皆有讓矣棄契皐陶夔當是時蓋已爲是官因命是五人者而勑戒之焉耳故獨無所讓也孔氏曰禹垂益伯夷夔龍皆新命者蓋失之矣聖人之聰明雖大過於人然未嘗自用聰明也故舜之命此九人者未嘗不咨而後命焉則何獨於夔而不然乎使夔爲新命者則何稱其樂之和美也使夔之受命之日已稱其樂之和美則賢人之舉措亦少輕矣孔氏之說蓋惑於命汝典樂之語爾夫汝作士之文豈異於命汝典樂之語乎且所以知其非新命者蓋舜不疇而命之而無所讓也舜之命夔也亦無所疇夔之受命也亦無所讓則何以知其爲新命乎夫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衆臣也非衆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舜也將有治於天下則可以無相乎故命禹以宅百揆也民窘於衣食而欲其化而入於善豈可得哉故次命棄以爲稷也民既富而可以教矣則豈可以無教哉故次命契以爲司徒也既教之則民不能無不帥教者民有不帥教則豈可以無刑乎故次命皐陶以爲士也此皆治人之所先急者備矣則可以治末之時也工者治人之末者也故次命垂以爲共工也於是治人之事具則宜及於鳥獸草

木也故次命益以爲虞也夫其所以治至於鳥獸草木則天下之功至矣治天下之功至則可以制禮之時也故次命伯夷以爲典禮也夫治至於鳥獸草木而人有禮以節文之則政道成矣可以作樂以樂其成也故次命夔以爲典樂也借使禹不能揔百揆稷不能富萬民契不能教皐陶不能士垂不能共工伯夷不能典禮然則天下亂矣天下亂而夔欲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其可得乎故曰爲之者衆臣也使舜不能用是衆臣則是衆臣亦不能成其功矣故曰非衆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舜也夫夔之所以稱其樂之和美者豈以爲伐耶蓋以美舜也孔子之所謂將順其美者其夔哉

## 鯀說

堯咨孰能治水四岳皆對曰鯀然則在廷之臣可治水者惟鯀耳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鯀雖方命圮族而其才則羣臣皆莫及然則舍鯀而孰使哉當此之時禹蓋尚少而舜猶伏於下而未見乎上也夫舜禹之聖也而堯之聖也羣臣之仁賢也其求治水之急也而相遇之難如此後之不遇者亦可以無憾矣

## 季子

先王酌乎人情之中以制喪禮使哀有餘者俯而就之哀不足者企而及之哀不足者非聖人之所甚善也善之者善其能勉於禮而已延陵季子其長子死既封而葬者三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

矣乎夫長子之喪聖人爲之三年之服蓋以謂父子之親而長子者爲親之後人情之所至重也今季子三號遂行則於先王之禮爲不及矣今論者曰當是之時季子聘於齊將君之命君夫季子之心則以謂不可以私義而緩君命有勢不得以兩全者則當忍哀以徇於尊者之事矣今將命而聘既聘而返遂少緩而盡哭之哀則於事君之義豈爲不足而害於使事哉君臣父子之義勢足以兩全而不爲之盡禮也則亦薄於骨肉之親而不用先王之禮爾其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矣夫骨肉之復于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矣君子無所不言命至於喪則有性焉獨不可以謂命也昔莊

周喪其妻鼓盆而歌東門吳喪其子比於未有此棄人齊物之道吾儒之罪人也觀季子之說蓋亦周吳之徒矣父子之親仁義之所由始而長子者繼祖考之重故喪之三年所以重祖考也今季子不爲之盡禮則近於棄仁義薄祖考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也又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臨人之喪而不哀孔子猶以爲不足觀也況禮之喪三年者乎然則此言宜非取之矣蓋記其葬深不至於泉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孔子之稱之蓋稱其葬之合於禮爾獨稱葬之合於禮則哀之不足可知也衛有逆其喪者大子觀之曰善哉此可以爲法矣若此則夫子之所美也聖人之言辭隱而義顯豈徒然哉

學者之所下可不思也

荀卿

荀卿載孔子之言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曰賜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子曰回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曰智者知己仁者愛己子曰可謂明君子矣是誠孔子之言歟吾知其非也夫能近見而後能遠察能利狹而後能澤廣明天下之理也故古之欲知人者必先求知己欲愛人者必先求愛己此亦理之所必然而君子之所不能易者也請以事之近而天下之所共知者諭之今有人於此不能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也蓋不能見於近則不能察於遠明矣而荀卿以謂知己者賢於知人者是猶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者爲不若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之明也今有人於此食不足以厭其腹衣不足以周其體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以贍足鄉黨也蓋不能利於狹則不能澤於廣明矣而荀卿以謂愛己者賢於愛人者是猶以贍足鄉黨爲不若食足以厭腹衣足以周體者之富也由是言之荀卿之言其不察理已甚矣故知己者智之端也可推以知人也愛己者仁之端也可推以愛人也夫能盡智仁之道然後能使人知己愛己是故能使人知己愛己者未有不能知人愛人

者也能知人愛人者未有不能知已愛已者也今荀卿之言一切反之吾是以知其非孔子之言而爲荀卿之妄矣楊子曰自愛仁之至也蓋言能自愛之道則足以愛人耳非謂不能愛人而能愛已者也噫古之人愛人不能愛已者有之矣然非吾所謂愛人而墨翟之道也若夫能知人而不能知已者亦非吾所謂知人矣

## 楊墨

楊墨之道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是也聖人之道兼楊墨而無可無不可者是也墨子之道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楊子之道利天下拔一毛而不爲也夫禹之於天下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聞呱呱之泣而不一省其子此亦可謂爲人矣顏回之於身簞食瓢飲以獨樂於陋巷之間視天下之亂若無見者此亦可謂爲已矣楊墨之道獨以爲人爲已得罪於聖人者何哉此蓋所謂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也是故由楊子之道則不義由墨子之道則不仁於仁義之道無所遺而用之不失其所者其唯聖人之徒歟二子之失於仁義而不見天地之全則同矣及其所以得罪則又有可論者也楊子之所執者爲已爲已學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學者爲人爲人學者之末也是以學者之事必先爲已其爲已有餘而天下之勢可以爲人矣則不可以不爲人故學者之學也始不在於爲人而卒所以能爲人也今夫始學之時其道未足

以爲已而其志已枉於爲人也則亦可謂謬用其心矣謬用其心者雖有志於爲人其能乎哉由是言之楊子之道雖不足以爲人固知爲已矣墨子之志雖枉於爲人吾知其不能也嗚呼楊子知爲已之爲務而不能達於大禹之道也則亦可謂惑矣墨子者廢人物親疎之別而方以天下爲已任是以所欲以利人者適所以爲天下害患也豈不過甚哉故楊子近於儒而墨子遠於道其異於聖人則同而其得罪則宜有間也

老子

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無爲也至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爲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爲已任者必制四術焉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唯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於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爲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爲也故抵去禮樂刑政而唯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唯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也人之爲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枉於車

之無用然工之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之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爲用矣如其知無爲用而不治轂輻則爲車之術固已疎矣今知無之爲車用無之爲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爲用也故無之所以爲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爲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爲用也則亦近於愚矣

## 莊周上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爲辱殉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

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爲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鈃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爲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爲貴悲夫

## 莊周下

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爲周者之所以詆也周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又自以爲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謂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爲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說其於道既反之宜其得罪於聖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之說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詳則天下惑且夫諄諄而後喻譊譊而後服者豈所謂可以語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 原性

或曰孟荀揚韓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爲言也宜無惑何其說之相戾也吾願聞子之所安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且韓子以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惡焉而已矣五者之謂性而惡焉者豈五者之謂哉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惡夫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而

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二子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皆無之乎孟子以惻隱之心爲性者以其在內也夫惻隱之心與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於外而後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爲善者僞也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惻隱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善者僞也爲人果皆無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爲埴埴豈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爲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烏在其爲僞也且諸子之所言皆吾所謂情也習也非性也楊子之言爲似矣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謂喜怒愛惡慾情者乎喜怒愛惡慾而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仁也義也喜怒愛惡慾而不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不仁也不義也故曰有情然後善惡形焉然則善惡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之言如此然則上智與下愚不移有說乎曰此之謂智愚吾所云者性與善惡也惡者之於善也爲之則是愚者之於智也或不可強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後世聖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孔子作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蓋伏羲之智非至精至神不能與惟孔子之智雖游夏不可強而能也況所謂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或曰四子之云爾其

皆有意於教乎曰是說也吾不知也聖人之教正名而已

## 性說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是以與孔子也韓子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則孔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說也曰習於善而已矣所謂上智者習於惡而已矣所謂下愚者一習於善一習於惡所謂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於此未始爲不善也謂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爲不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有人於此未始爲善也謂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爲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下愚皆於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且韓子之言弗顧矣曰性之品三而其所以爲性五夫仁義禮智信孰而可謂不善也又曰上焉者之於五主於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於五反於一而悖於四是其於性也不一失焉而後謂之上焉者不一得焉而後謂之下焉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習也然則堯之朱舜之均瞽瞍之舜鯀之禹后稷越椒叔魚之事後所引者皆不可信邪曰堯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謂習於善而已者瞽瞍之舜鯀之禹固吾所謂習於惡而已者后稷之詩以異云而吾之所論者常也詩之言至以爲人子而無父人子而無父猶可以推其質常乎夫言性亦

常而已矣無以常乎則狂者蹈火而入河亦可以爲性也越椒叔魚之事徒聞之左丘明丘明固不可信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以貌失之子羽此兩人者其成人也孔子朝夕與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彼其始生也婦人者以聲與貌定而卒得之婦人者獨有過孔子者邪

對難

予爲揚孟論以辨言性命者之失而有難予者曰子之言性則誠然矣至於言命則予以爲未也今有人於此其才當處於天下之至賤而反處於天下之至貴其行當得天下之大禍而反得天下之大福其才當處於天下之至賤而反處於天下之至貴其行當得天下之至福而反得天下之至禍此則悖於人之所取而非人力之所及者矣於是君子曰爲之者天也所謂命者蓋以謂命之於天云耳昔舜之王天下也進九官誅四凶成王之王天下也尊二伯誅二叔若九官之進也以其皆聖賢也四凶之誅者以其皆不肖也二伯之尊者亦以其皆聖賢也二叔之誅者亦以其皆不肖也是則人之所爲矣使舜爲不明進四凶而誅九官成王爲不明尊二叔而誅二伯則所謂非人力之所及而天之所命者也彼人之所爲可強以爲之命哉曰聖賢之所以尊進命也不肖之所以誅命也昔孔子懷九官二伯之德困於亂世脫身於干戈者屢矣遑遑於天下之諸侯求有所用而卒

死於旅人也然則九官二伯雖曰聖賢其稟進者亦命也盜跖之罪浮於四凶二叔竟以壽死然則四凶二叔雖曰不肖其誅者亦命也是以聖人不言命教人以盡乎人事而已嗚呼又豈唯貴賤禍福哉凡人之聖賢不肖莫非命矣曰貴賤禍福皆自外至者于以謂聖賢之貴而福不肖之賤而禍皆有命則吾既聞之矣若夫聖賢不肖之所以爲聖賢不肖則在我者也何以謂之命哉曰是誠君子志也古之好學者之言未有不若此者也然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由此而言之則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君子雖不謂之命而孟子固曰命也已不肖之所以爲不肖何以異於此哉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

#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九

## 論議


祿隱
太古
原教
原過
進說
取材
興賢
委任
知人
風俗

## 閑習

### 祿隱

孔子叙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叙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揚子亦曰孔子高餓顯下祿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於人而所行於已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所棄於已者也然而孔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蓋其不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於揚子則吾竊有疑焉爾當王莽之亂雖鄉里自喜者知遠其辱而揚子親屈其體爲其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以處之非必出於此言乎曰賢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豈固欲爲此不同哉蓋時不同則言行不得無不同唯其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時不同而固欲爲之同則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於聖人而道不同則其爲小人也孰禦哉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迹也久矣聖賢之宗於道猶水之宗於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嘗同也至其宗於海則同矣聖賢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嘗同也至其宗於道則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於海聖賢因時而屈伸故能宗於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百世之師也如其高餓顯下祿隱而必其出於

所高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楊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而通諸道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而言之餓顯之高祿隱之下皆迹矣豈足以求聖賢哉唯其能無係累於迹是以大過於人也如聖賢之道皆出於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聖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蓋亦所謂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君子之無可無不可也使揚子寧不至于耽祿於弊時哉蓋於時爲不可去必去則揚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 太古

太古之人不與禽獸朋也幾何聖人惡之也制作焉以別之下而戾於後世侈裳衣壯宮室隆耳目之觀以囂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得其所當然仁義不足澤其性禮樂不足錮其情刑政不足網其惡蕩然復與禽獸朋矣聖人不作昧者不識所以化之之術顧引而歸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作於其間必制作於其間爲太古之不可行也顧欲引而歸之是去禽獸而之禽獸奚補於化哉吾以爲識治亂者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

## 原教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爲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爲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爲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爲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爲之制煩爲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爲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爲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鄰之長疎者時讀密者曰告若是其悉矣顧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於是嘉石以慙之圜土以苦之甚者弃之於市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浹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浹于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耳強之爲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爲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爲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爲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

可也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闕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興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枉已固不若性之爲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進說

古之時士之枉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已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已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

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弦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爲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爲進說與之

取材

夫工人之爲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掄度其材榦然後致力寡而用功得矣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遴柬其賢能練覈其名實然後任使逸而事以濟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於是哉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爲得矣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沿襲然後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是也以今準古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苟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爲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爲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贅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於俗故屬文者至相戒曰涉獵可爲也誣豔可尚也於政事何爲哉守經者曰傳寫可爲也誦習可勤也於義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勗其子弟師長勗其門人相爲浮豔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此所習不得不然也若此之類而當擢之職位歷之仕塗一旦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益禮制更著律令決讞疑獄彼惡能以詳平政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經術斷

之哉是必唯唯而已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依漢之牋奏家法之義策進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計何先治人之要務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邊之計策何出使之以時務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經學者宜曰禮樂之損益何宜天地之變化何如禮器之制度何尚各傳經義以對不獨以記問傳寫爲能然後署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其取舍之鑑灼于目前是豈惡有用而事無用辭逸而就勞哉故學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修矣一心治道則習貫而入矣若此之類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嚮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議亦無取矣

## 興賢

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已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勢古今之通義流俗所共知耳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興昏亂之世雖有之亦不興蓋用之與不用之謂矣有賢而用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商之興也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仁周之興也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謀父內史過兩漢之興也有蕭曹寇鄧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陳蕃李固之衆魏晉而下至於李唐不可徧舉然其閒興衰之世亦皆同也由此觀之有賢而用之者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可不愼歟今猶古也今之天下

亦古之天下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古雖擾攘之際猶有賢能若是之衆況今太寧豈曰無之枉君上用之而已博詢衆庶則才能者進矣不有忌諱則讜直之路開矣不邇小人則讒諛者自遠矣不拘文牽俗則守職者辨治矣不責人以細過則能吏之志得以盡其効矣苟行此道則何慮不跨兩漢軼三代然後踐五帝三皇之塗哉

委任

人主以委任爲難人臣以塞責爲重任之重而責之重可也任之輕而責之重不可也愚無他識請以漢之事明之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至於一人之身才有長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情有忠僞信其忠則不疑其僞其意曰我以其人長於某事而任之枉它事雖短何害焉我以其人忠於我心而任之枉它人雖僞何害焉故蕭何刀筆之吏也委之關中無復西顧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捐四萬餘金不問出入韓信輕猾之徒也與之百萬之衆而不疑是三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蓋高祖推己之心而寘於其心則它人不能離間而事以濟矣後世循高祖則鮮有敗事不循則失故孝文雖愛鄧通猶逞申屠之志孝武不疑金霍終定天下大策當是時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後則不然雖有何武王嘉師丹之賢而脅於外戚豎宦之寵牽於帷嬙近習之制是以王道寖微而不免負謗於天下也中興之後

唯世祖能馭大臣以寇鄧耿賈之徒爲任職所以威名不減於高祖至於爲子孫慮則不然反以元成之後三公之任多脅於外戚賢宦帷嬙近習之人而致敗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臺閣以虛尊加之而已然而臺閣之臣位卑事冗無所統一而奪於衆多之口此其爲脅於外戚賢宦帷嬙近習者愈矣至於治有不進水旱不時災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燮理陰陽而策免之甚者至於誅死豈不痛哉沖質之後桓靈之閒因循以爲故事雖有李固陳蕃之賢皆挫於閹寺之手其餘則希世用事全軀而已何政治之能立哉此所謂任輕責重之弊也噫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知其能則任之重可也謂其忠則委之誠可也委之誠者人亦輸其誠任之重者人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誠相照恩結於其心是豈禽息鳥視而不知荷恩盡力哉故曰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且蘇秦不信天下爲燕尾生此一蘇秦傾側數國之閒於秦獨以然者誠燕君厚之之謂也故人主以狗彘畜人者人亦狗彘其行以國士待人者人亦國士自奮故曰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顧人君待之之意何如耳

## 知人

貪人廉淫人潔佞人直非終然也規有濟焉爾王莽拜侯讓印不受假僭皇命得璽而喜以廉濟貪者也晉王廣求爲冢嗣管絃遏密塵埃被之陪扆未幾而

聲色喪邦以潔濟淫者也鄭注開陳治道激昂顏辭君民翕然倚以致平卒用姦敗以直濟佞者也於戲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古今一也

## 風俗

夫天之所愛育者民也民之所係仰者君也聖人上承天之意下爲民之主其要在安利之而安利之要不在於它在乎正風俗而已故風俗之變遷染民志關之盛衰不可不慎也君子制俗以儉其弊爲奢奢而不制弊將若之何夫如是則有殫極財力僭瀆擬倫以追時好者矣且天地之生財也有時人之爲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費無窮以有時之財有限之力以給無窮之費若不爲制所謂積之涓涓而洩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貧且濫也 國家奄有諸夏四聖繼統制度以定矣紀綱以緝矣賦斂不傷於民矣徭役以均矣升平之運未有盛於今矣固當家給人足無一夫不獲其所矣然而窶人之子短褐未盡完趨末之民巧僞未盡抑其故何也殆風俗有所未盡淳歟且聖人之化自近及遠由內及外是以京師者風俗之樞機也四方之所面內而依倣也加之士民富庶財物聚會難以儉率易以奢變至於發一端作一事衣冠車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旦更奇制夕染諸夏工者矜能於無用商者通貨於難得歲加一歲巧眩之性不可窮好尚之勢多所易故物有未弊而見毀於人人有循舊而見嗤於俗富者競以自勝貧者

恥其不若且曰彼人也我人也彼爲奉養若此之麗而我反不及由是轉相慕効務盡鮮明使愚下之人有逞一時之嗜欲破終身之貲産而不自知也且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巵淳朴之風散則貪饕之行成貪饕之行成則上下之力匱如此則人無完行士無廉聲尚陵逼者爲時宜守檢柙者爲鄙野節義之民少兼并之家多富者財産滿布州域貧者困窮不免於溝壑夫人之爲性心充體逸則樂生心鬱體勞則思死若是之俗何法令之能避哉故刑罰所以不措者此也且壞崖破岩之水原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青葱禁微則易救末者難所宜略依古之王制命市納賈以觀好惡有作奇技淫巧以疑衆者糾罰之下至物器饌具爲之品制以節之工商逐末者重租稅以困辱之民見末業之無用而又爲糾罰困辱不得不趨田畝田畝闢則民無饑矣以此顯示衆庶未有輩轂之內治而天下不治矣

## 閔習

父母死則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無不可亦明也然而吏相與非之乎上民相與怪之乎下蓋其習之久也則至於戕賊父母而無以爲不可顧曰禁之不可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先王之道不講乎天下而不勝乎小人之說非一日之積也而小人之說其爲不可不皆若戕賊父母之易明也先王之道不皆若禁使葬之之易行也嗚

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正觀之行其庶矣惜乎其臣有罪焉作閔習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九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

論議

復讎解

推命對

使醫

汴說

雜著

論茶法

茶商十二說

制置三司條例

相鶴經

策問十一

## 復讎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于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

雠而不復非孝也復雠而殄祀亦非孝也以雠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雠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雠者已也克已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推命對

吳里處士有善推命知貴賤禍福者或俾予問之予辭焉他日復以請予對曰夫貴若賤天所爲也賢不肖吾所爲也吾所爲者吾能自知之天所爲者吾獨懵乎哉吾賢歟可以位公卿歟則萬鍾之祿固有焉不幸而貧且賤則時也吾不賢歟不可以位公卿歟則簞食豆羹無歉焉若幸而富且貴則咎也此吾知之無疑奚率於彼者哉且禍與福君子置諸外焉君子居必仁行必義反仁義而福君子不有也由仁義而禍君子不屑也是故文王拘羑里孔子畏於匡彼聖人之智豈不能脫禍患哉蓋道之存焉耳曰子以爲貴若賤天所爲也然世賢而賤不肖而貴者亦天所爲歟曰非也人不能合於天耳夫天之生斯人也使賢者治不賢故賢者宜貴不賢者宜賤天之道也擇而行之者人之謂也天人之道合則賢者貴不肖者賤天人之道悖則賢者賤而不肖者貴也天人之道悖合相半則賢不肖或貴或賤堯舜之世元凱用而四凶殛是天人之道合也桀紂之世飛廉進而三仁退是天人之道悖也漢魏而下賢不肖或貴或賤是天人之道悖合相半也蓋天之命一而人之時不能率合焉故君子脩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時貴賤禍

福之來不能沮也予不力於仁義以信其中而屑屑焉甘意於誕謾虛怪之說不已溺哉

## 使醫

一人疾焉而醫者十並使之歟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烏知其尤良而使之曰衆人之所謂尤良者而隱之以吾心其可也夫能不相逮不相爲謀又相忌也況愚智之相百者乎人之愚不能者常多而智能者常少醫者十愚不能者烏知其不九邪並使之智能者何用愚不能者何所不用一日而病且亡誰者任其咎邪故予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使其尤良者有道藥云則藥食云則食坐云則坐作云則作夫然故醫也得肆其術而無憾焉不幸而病且亡則少矣藥云則食坐云則作曰姑如吾所安焉爾若人也何必醫如吾所安焉可也凡疾而使醫之道皆然而腹心爲甚有腹心之疾者得吾說而思之其庶矣

## 汴說

古者卜筮有常官所諏有常事若考步人生辰星宿所次訾相人儀狀色理逆斥人禍福考信於聖人無有也不知從何許人傳宗其說者澶漫四出抵今爲尤蕃舉天下而籍之以是自名者蓋數萬不啻而汴不與焉舉汴而籍之蓋亦以萬計予嘗聆汴之術士苦挾奇伎以動人者大祀宮廬服輿食飲之華封君不如也其人也或召焉問之其人也朝貴人也其歸也或賜焉問之其人也朝貴人也坐其廬旁歷其人

之往來有相切踵相籍窮一朝暮則已錯不可計竊
異之且竊歎曰吾儕治先聖人之言而脩其術張之
能爲天子營太平歛之猶足以褆身正家顧未嘗有
公卿徹官若是其即之勤也或曰子知乎渴者期於
漿疾者期於醫治然也子誠能爲天子營太平褆身
正家彼所存勢與位爾勢不盈位不充則熱中熱中
則惑勢盈位充矣則病失之病失之則憂惑且憂則
思決以彼爲能決子亦能乎不能則無異其即彼疏
此也因寤不復異乆之補吏淮南省親江南有金華
山人者率然相過自言能逆斥禍福噫今之世子之
術奚適而不遇哉因以汴說諗之

## 議茶法

國家罷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販於方今實爲便於
古義實爲宜而有非之者蓋聚歛之臣將盡財利於
毫末之間而不知與之爲取之過也夫茶之爲民用
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而今官場所出皆麤惡不
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販者夫奪民之所甘而
使不得食則嚴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扑流徙之
罪未常少弛而私販私市者亦未嘗絶於道路也既
罷榷之之法則凡此之爲患皆可以無矣然則雖盡
充歲入之利亦爲國者之所當務也況關市之入自
足侔昔日之利乎昔桑洪羊興榷酤之議當時以爲
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至霍光不學無術
之人遂能屈其論而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乆矣今

朝廷之治方欲刬百代之弊而復堯舜之功而其爲法度乃欲出於霍光之所羞爲者則可乎以今之勢雖未能盡罷榷貨而能緩其一亦所以示上之人恤民之深而興治之漸也彼區區聚斂之臣務以求利爲功而不知與之爲取上之人亦當斷以義豈可以人人合其私說然後行哉楊雄曰爲人父而榷其子縱利如子何以雄之聰明其講天下之利害宜可信然則今雖國用甚不足亦不可以復易已行之法矣是以國家之勢苟修其法度以使本盛而末衰則天下之財不勝用庸詎而必區區於此哉

茶商十二說

臣竊以須仰巨商有十二之損爲害甚廣請試陳之須仰巨商巨商數少相率既易邀賤遂繁故有場饒明減閘減累累不已歲數百萬是饒減之損一也又既仰巨商巨商稀少積壓等候陳損既多或棄或焚或充雜用此稅既陷正稅又饒是陷稅之損二也又既仰巨商饒豐價薄園民困耗逋欠歲程至如石橋一場租額一百七萬而近歲買納才得十萬而虧及累年便乞減額是退額之損三也又既仰巨商須憑力禁是以捕捉之旅所在屯布掩緝之衆彌占川落官員請俸卒旅衣糧擾民費財揔計不細是力禁之損四也又既仰巨商須置榷務諸郡津置或數千里所載綱運率自省破船材兵費風波盜竊每歲之計不爲不甚是遠萃之損五也又既仰巨商必先多備

茶體輕怯難掌易損架閣利爆封角利密而官數浩瀚堆積敖廩風枯雨濕氣味失奪俟售待給已反陳損是堆積之損六也又失物分輕則得衆得衆則易竭今仰巨商本不及數千緡則不能行是分重而不得衆也故難竭而成積滯分重之損七也又凡貨利已則精心精心則貨善貨善則易售今仰巨商非已甚衆始從小戶次輸主人方納官場復支商旅是以小戶偷竊主人殽雜姦吏容庇皆以非已而致貨不善也是非已之損八也又既仰巨商遂爲二等新好者支筭商旅低陳者留賣南中食用不堪遂皆私易故一縣大率每歲以茶被刑者往往百數是煩刑之損九也又既仰巨商茶多積壞壞不堪賣遂轉鬻茶俵給戶民悉不堪食虛納所直諸郡甚多是剜本之損十也又巨商悉係通商南方盡從官賣官賣既不堪食多配寺院茶坊茶多弃損錢實虛斂是削民之損十一也既仰巨商貨終難盡諸般折給從是生焉雖依元價折錢變賣雜收什一請實虛損官亦虛損是刻士之損十二也其爲害廣也如此不可不去也

乞制置三司條例

竊覩先王之法自畿之內賦入精麤以百里爲之差而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爲貢又爲經用通財之法以懋遷之其治市之貨財則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則吏爲斂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此非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

之財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可以無術今天下財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以相知盈虛不以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備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三司發運使按簿書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於其間至遇軍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刻剝殆無餘藏諸司財用事往往爲伏匿不敢實言以備緩急又憂年計之不足則多爲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稅數至或倍其本數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產責於非時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臣等以謂發運使揔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屬許令辟舉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條例以聞奏下制置司參議施行

相鶴經

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

九火數七六十三年小變百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生三年頂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夜十二時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泥水不能汙百六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胎化產爲仙人之騏驥也夫聲聞於天故頂赤食於水故喙長輕於前故毛豐而肉踈脩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土木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也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清崇也其相曰隆鼻短喙則少瞋露睛赤白則視遠長頸踈身則能鳴鳳翼雀尾則善飛龜背鼈腹會舞高脛促節足力其文李浮丘伯授王子晉又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嵩山石室淮南公采藥得之遂傳

於近代熙寧十年正月一日臨川王某筆

策問

問堯舉鯀於書詳矣堯知其不可然且試之邪抑不知之也不知非所以爲聖也知其不可然且試之則九載之民其爲病也亦久矣幸而羣臣遂舉舜禹不幸復稱鯀此亦將以九載試之邪以堯之大聖知鯀之大惡其知之也足以自信不疑矣何牽於羣臣也必曰吾唯羣臣之聽不自任也聖人之心急於救民其趣舍顧是否何如豈固然邪必以爲後世法得無明哲之士牽制以召敗者邪或曰堯知水之數故先之以鯀古曰又民病以大禹功是皆不然堯必不以民病私其[illegible]必不以利民病而大已功以民病私其

臣利民病以爲已功烏在其爲堯禹也又以爲泥於數其探聖人滋淺矣且謂之有數鯀何罪其殛死也聖人之所以然愚不能釋吾子無隱焉耳

二

問皐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大哉古之君臣相戒如此夫雖有知人之明而無安民之惠心未可與爲治也有安民之惠心而無知人之明則不能任人雖欲安民亦有所不能焉然而天子之尊也四海之富也自公至于士凡幾位自正至于旅凡幾職所謂知人者其必有術可以二三子而不知乎

三

問聖人治世有本末其施之也有先後今天下困敝不革其爲日也久矣治教政令未嘗放聖人之意而爲之也失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天下靡靡然入於亂者凡以此夫治天下不以聖人所以治其卒不治也則爲士而不閑聖人之所以治非所以爲士也願二三子盡道聖人所以治之本末與其所先後以聞於有司

四

問記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夏商受命固有祖考奚無追王之事邪

五

問聖人之爲道也人情而已矣考之以事而不合隱之以義而不通非道也洪範之陳五事合於事而通

於義者也如其休咎之効則予疑焉人君承天以從事天不得其所當然則戒吾所以承之之事可也必如傳云人君行然天則順之以然其固然邪僭常暘若狂常雨若使狂且僭則天如何其順之也堯湯水旱奚尤以取之邪意者微言深法非淺者之所能造敢以質於二三子

六

問述詩書傳記百家之文二帝三王之所以基太平而澤後世必曰禮樂云若政與刑乃其助爾禮節之樂和之人已大治之後其所謂助者幾不用矣下三王而王者亦有議禮樂之情者乎其所謂禮樂如何也儒衣冠而言制作者文采聲音云而已基太平而澤後世儻在此邪宋之爲宋久矣禮樂不接於民之耳目何也抑猶未可以制作邪董仲舒王吉以爲王者未制作用先王之禮樂宜於世者如欲用先王之禮樂則何者宜於世邪

七

問舜命九官三后在焉呂刑所謂三后恤功于民乃堯命之何也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以功次之禹也稷也伯夷也其可也以事次之民之災也富之也教之也其可也今考其文辭未有次焉何也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降典也則以民云制于刑之中則以百姓云何也

八

問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爲之節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師乎

九

問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說者曰垂衣裳以辨貴賤乾坤尊卑之義也夫垂衣裳以辨貴賤自何世始始於黃帝獨曰黃帝可也於堯舜曰堯曰舜可也兼三世而言之吾疑焉二三子姑爲之解

十

問詩論商之所以王本之契論周本之后稷夫成湯文武之仁聖而以當桀紂之天下此夏商所以破滅而商周得之也彼千歲之稷契何功焉其本之也不有說邪

十一

問挂兵於夷狄以弊百姓畋游倡樂賞賜無節而臺榭陂池宮室之觀侈此國之所以貧今皆無此而有司之所講常出於權利然亦不足於財信任親戚後宮之家尊顯公卿大臣之世布衣巖穴之秀蔽鄣而不得仕此官之所以曠今皆無此而所使在位皆公天下之選也然亦不足於士異時嘗多兵矣而不以兵多故費財今民之壯者多去而爲兵而租賦盡於糧餉然亦不足於兵異時嘗多馬矣而不以馬多故費土今內則空可耕之地以爲牧蓋鉅萬頃外則棄

錢幣以取之四夷然亦不足於馬此其故何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